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二 起玄黓敦牂七月盡閼逢涒灘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十九年秋七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立行樞密院於揚州鄂州　高麗國王請自造船一百五十艘助征日本　戊辰令蒙古軍守江南者更番還家　壬申立

馬湖路總管府　八月江南水民饑者衆真定以南旱民多流移和爾郭斯請所在官司發廩以賑從之　申嚴以金飾車馬服御之禁　甲寅聖誕節是日還宫乙夘御正殿受皇太子諸王百官朝賀　九月丁巳朔賑真定飢民其流移江南者官給之糧使還鄉里　辛酉俱藍國入貢海外諸蕃惟俱藍尤遠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招討使楊廷璧三往招之遂遣使貢寶貨及黒猿一　壬戌敕官吏受賄及倉庫官侵盜臺察官知而

不糾者驗其輕重罪之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杖決重者處死言官緘默與受贓者一體論罪仍詔諭天下 已已定雲南賦稅用金為則以貝子折納每金一錢直貝子二十索 壬申敕平灤高麗耽羅及揚州隆興泉州共造大小船三千艘 亦奚不薛之北蠻洞向世維兄弟及散毛諸洞叛命四川行省就遣亦奚不薛軍前往招撫之使與其主偕來 丁丑遣使括雲南所產金以博囉為打金洞達嚕噶齊 壬午詔諸路歲貢儒吏各

一人中書省掾史有闕選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者各道按察使舉廉能者陞等遷叙 鼇正選法置黑簿以籍阿哈瑪特黨人之名 初阿哈瑪特用事併中書左右司為一以劉正為左右司員外郎及中書省奉旨窮阿哈瑪特之黨捕正與參政亞哈魯羅等偕至帝前問曰汝等皆黨於阿哈瑪特能無罪乎正曰臣未嘗阿附惟法是從耳會暮車駕還內俱械繫

於闕東隙地踰数日奸黨多伏誅復械繫正於拱衛司和爾郭斯曰上嘗謂劉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者乃得免歸　冬十月辛卯以平章軍國重事耶律鑄復為中書左丞相　丙申初立詹事院以旺扎勒為右詹事賽音為左詹事　詔由大都至中灤中灤至瓜州設南北兩漕運司　乙巳罷屯田總管府以其事隷樞密院令管軍萬户兼之　庚戌詔兩廣福建五品以下官從行省銓注　耶律鑄言有司官吏以采室女乘時

害民如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為宜從之　十一月丁卯襲封衍聖公孔洙入覲以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帝既滅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洙赴闕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有是命就給俸禄與護持林廟　璽書詔以阿哈瑪特罪惡頒告中外凡民間利病即與興除之　壬申以勢家為商

賈者阻遏官民船立沿河廵禁軍犯者沒其家　十二
月壬辰中書左丞張文謙為樞密副使　乙未殺宋丞
相信國公文天祥先是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
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師
亦有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告變言某日燒蓑城葦率
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阿哈瑪特遂撤蓑
城葦遷瀛國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者天祥也乃召
天祥入帝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我當以汝為

相天祥曰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使退左右力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至柴市觀者萬人臨刑殊從容問市人曰孰南面或有指之者即向南再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作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天祥妻歐陽氏曰我夫不負國我安忍負夫遂自刎死天祥

二子俱亡有同郡張于載者天祥友也天祥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臨安既破天祥自廣還過吉州城下于載來見曰丞相赴北于載當偕行既至燕寓天祥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年始終如一且潛製一櫝天祥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天祥妻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尸于載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吉州付其家葬之（張千載字毅父事見輟耕錄劉辰翁之所紀也）過家人亦自惠州奉天祥母曾氏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宋德祐亡矣文天祥奉兩廣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

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

續其已絶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哉文天祥少年趠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賈似道所沮迴翔外寮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有一濟耳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藥之理天祥之語天祥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為即為逸于淮振于海真不可為矣則惟有死耳可死矣

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一死耳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死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祼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文天祥死之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帝臨朝歎曰文丞相好男子不肯為吾用殺之誠可惜也自後連日陰晦宮中白晝或秉燭行適正一天師張宗演來朝帝問之

對曰此殆殺文丞相所致也乃贈天祥特進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令僉樞密院事王積翁書神主洒掃柴市設壇祀之丞相博囉初行奠禮狂飈旋地起卷主入雲中博囉等大驚改書曰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始開霽此事據趙弼文信公傳修之

癸卯御史中丞崔彧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宰相亦宜糾察近惟御史有言臣以為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家有補

至於選用臺察官止由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用漢人十六員蒙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為宜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虎雖未噬人人猶畏之今虚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復可望矣從之

浚濟州河

容城處士劉因天資絶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説歎曰聖人精義

殆不止此及見周邵程朱之書即曰我固謂其當有是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是歲布呼容薦之徵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大都之糧仰給江南者自浙西涉江淮由黃河泝流至中灤自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由大清河至利津入海或開膠萊河以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功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為富家傭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

曲折尋就招懐為防海義民巳延㓕宋時遣清等載宋
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戸二人遂言海運
可通乃命上海總管羅壁暨清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
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至京師初蘭谿金履祥以
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不敢救因進牽制擣虛之策
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解
且備叙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别島難易遠
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是清等獻海運之利

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人始服其學之精毅然清等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踰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仍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鑾京畿漕運司自中鑾運至大都

陶宗儀曰國朝海運糧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為古來未嘗有此按杜工部詩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来東吴又昔游云幽燕盛用

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則唐時已
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
帝以所籍入權臣家婦賜後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元臣
元臣辭曰臣家世清素不敢自汚帝嘉歎不已元臣別
名哈喇哈遜契丹人鎮國上將軍邁努之子霸州元帥
伊喇訥呼之孫也　僉樞密院事趙良弼屢以疾辭得
旨居懷孟良弼別業在溫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為二
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隷廟學以贍生徒自以出身

儒素示不忘本也或問為治良弼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必克己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

建寧路管軍總管黄華叛衆幾十萬稱祥興五年高興與戰于鉛山破其軍獲八千人

太平宣徽羣盜起行管軍萬戶張珪討之數為賊所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珪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平諸盜

二十年春正月己未立鴻吉哩氏為皇后時帝春秋高后頗預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初鴻吉哩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為后遂與約曰鴻吉哩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故元世諸后多其族焉　癸亥敕爍爾哈領軍征緬國　乙丑和爾郭斯言去冬中山府奸民薛保珠為匿名書來上妄效東方朔書欺罔朝廷希覬官賞敕誅之又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省臺陳告其敢以匿名書告事重

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給犯人妻子仍以鈔
賞之又阿哈瑪特專政時衙門太冗虛費俸祿宜依劉秉
忠許衡所定併省為便皆從之　設務農司　敕諸事
赴省臺訴之理決不平者許詣登聞鼓院擊鼓以聞
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十萬石以安塔哈依
舊為征東行省丞相丙寅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召
太常少卿汪忠良擇日出師忠良奏曰僻陋海隅何足
勞天戈不聽時帝意甚決朝臣無敢諫者淮西行省右

丞昂吉爾上疏曰臣聞兵以氣為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屢衂不可以言氣海内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謂同欲也請罷兵息民南臺御史大夫相威亦遣使入奏曰倭不奉職貢可伐而不可恕可緩而不可急向者師行期迫戰船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今為之計預修戰艦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備禦遲以歲月俟其疲怠出其不意乘風疾往一舉而下萬全之策也帝皆不聽　丙寅御史臺言

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為奏免稅糧民何以堪詔令有司權停勿徵仍諭自今管民官凡有災傷過時不申及按察司不即行視者皆罪之　河北流民渡河求食朝廷遣使者集官屬絕河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民急就食豈得已哉天下一家河南河北皆吾民也亟令縱之且曰雖得罪死不恨章上不之罪也　刑部尚書崔彧上疏言時政十八事帝命中書行其數事餘與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議行

之或又言江南盜賊相挻而起凡二百餘所皆由拘刷水手興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軍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三二年後東征未晚也帝以為不切曰爾之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言昨中書奉旨差官度量大都州縣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獘欲其明白不得不於軍民諸色人戶通行覈實又

因取勘畜牧數目初意本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農時乞降旨省諭詔中書即行之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宜罷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宜頒行皆從之　丁卯巴延岱等伐船材于烈堝都山乾山凡十四萬二千有奇起諸軍貼戶年及丁者五千人民夫三千人運之　命右丞錫里特穆爾及萬戶三十五人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千人特默齊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征日本　壬午改廣東提刑按察司為海北廣

東道廣西按察司為廣西海北道福建按察司為福建閩海道鞏昌按察司為河西隴北道　二月辛丑定軍官選法立官吏贓罪法　癸丑諭中書省大事奏聞小事便宜行之毋致稽緩　三月己未御史臺臣言平灤造船五臺山造寺伐木及南城建新寺凡役四萬人乞罷之詔伐木建寺即罷之造船一事其與省臣議前後衛軍自願征日本者命選留五衛漢軍千餘其新附軍令悉行　乙丑命烏努呼都岱往揚州録囚其江北重

因謫征日本　立雲南按察司照刷行省文卷　罷淮安等處淘金官惟計戶取金　丙寅帝如上都　丁夘增置蒙古監察御史六員　廣州新會縣林桂芳趙良鈐等聚衆偽號羅平國稱延康年號官軍擒之伏誅餘黨悉平　罷福建道宣慰司復立行中書省于漳州

夏四月庚寅以侍衛親軍二萬人助征日本　壬辰安塔哈求軍官習舟楫者同征日本命元帥張林招討張瑄總管朱清等行以高麗王就領行省規畫日本事宜

甲午禁近侍為人求官紊亂選法　申嚴酒禁有私造者財産女子沒官犯人配役　申私鹽之禁許按察司糾察鹽司　五月已未免五衛軍征日本發萬人赴上都縱平灤造船軍歸耕撥大都見管軍代役　占城行省右丞索多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占城占城迎戰兵號二十萬索多率敢死士擊之斬首并溺死者五萬餘人又敗之于大浪湖斬首六萬級占城降索多造木為城闢田以耕伐烏里越里諸小夷皆下之積穀

十五萬以給軍　六月戊子以征日本民間騷動盜賊竊發呼圖特穆爾蒙固岱乞益兵禦寇詔以與國江州軍付之　初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叙百貫以上者死崔彧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廣官月俸所增俸鈔惟賦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亦復何辭從之己丑詔增內外官吏俸給　初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九溪十八洞蠻獠叛服不常詔四

川行省討之參政奇爾濟蘇宣慰使阿爾呼蘭等鑿山開道分兵並進諸蠻伏險以拒然衆寡不敵多就擒戮其酋長内附赴闕辛亥詔分其地立州縣聽順元路宣慰司節制　秋七月丙辰諭安塔哈所造征日本船宜少緩之所拘商船其悉給還　丙寅開雲南驛路　丁卯罷淮南淘金司以其户還民籍　八月癸未以明理察平章軍國重事商議公事　立懷來淘金司　丁未浙西道宣慰使史弼言頃以征日本船五百艘科諸民

閭民病之宜取阿巴齊所有船修理以付安塔哈庶寛民力并給鈔於沿海募水手從之　濟州新開河成立都漕運司　九月戊午哈喇岱等招降象山縣海賊尤宗祖等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寧　壬戌調黎兵同征日本　辛未以歲登開諸路酒禁　戊寅史弼陳弭盜之策為首及同謀者死餘屯田淮上帝然其言詔以其事付弼賊黨耕種内地其妻孥送京師以給鷹坊人等　冬十月壬辰帝至自上都　庚子左丞相耶律

鑄坐不納職印妄奏東平人聚謀為逆間諜幕僚及黨罪囚阿里舒遂罷免仍没其家貲之半徙居山後黄華犯崇安浦城等縣圍建寧府命征東行省左丞劉國傑以其兵會江淮參政巴延等討之國傑攻破赤巖寨華投火死餘衆皆潰福建行省左丞呼喇蘇將兵來會梧桐川欲搜賊潰去者盡殺之國傑曰首亂者華也餘皆脅從招諭不歸誅之未晚未幾衆果出降　十一月丁巳命各省印授時歷　丁丑禁雲南管課官於常

額外多取餘錢戊寅禁雲南權勢多取債息仍禁沒人口為奴及黥其面者　十二月辛卯以中書參議溫迪罕圖嚕哈廉貧不阿附權勢賜鈔百錠　丙午罷雲南造賣金箔規措所又罷都元帥府及重設官吏　定質子令凡大官子弟遣赴京師　樞密副使張文謙卒文謙為人剛明簡重凡所陳於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家惟藏書數萬卷尤以引薦人才為己任時論益以是多之　是歲用王

積翁議令阿巴齊等廣開新河以通漕運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蒙固岱言海運之舟悉至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户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户張瑄為千户蒙固岱為萬户府達嚕噶齊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欒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道也　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東宮宿衛士阿嚕威薩里趣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言

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
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
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立召使者
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言者立伏果以嘗貸錢不從
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但恨用卿晚耳自是命日侍左
右　湖南北盜賊乘舟縱横刼掠行省平章哈喇哈遜
患之右丞圖呼嚕曰樹茂鳥集樹伐則散戮一人足矣
盜首喬大使者居九江郡守伊喇瑪卜丹取賂蔽之遣使

擒以来獄成殺而令諸市羣盜頓息　江淮行省宣使

郄顯李兼愬平章𡩋固岱不法有詔勿問仍以顯等付

𡩋固岱鞫之繫於獄必抵以死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申

屠致遠慮囚浙西知其寃狀將縱之𡩋固岱脅之以勢

致遠不為動親脫顯等械使從軍自贖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帝御大明殿羣臣上尊號曰憲

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時議欲大赦參知政事

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

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嘉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　丁巳敕自今凡奏事者必先語同列以所奏既奏其所奉旨云何令同列知而後書之簿不明以告而輒書簿者杖筆且齊　丁卯建都王烏蒙及金齒一十二部俱降建都先為緬所制欲降未能時諸王相輝和爾及行省右丞塔卜參知政事伊實德濟分道征緬於阿昔阿禾兩江造船二百艘順流攻之拔江頭城令都元帥來世安戍之遂遣使招諭緬王不應建都太公城乃

其巢穴遂水陸並進攻太公城拔之故至是皆降　庚午立江淮荆湖江西四川行樞密院治建康鄂州撫州成都　甲戌遣王積翁齎詔使日本取道慶元航海帝以其俗尚佛命補陀僧如智同往至日本境舟人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丁丑雲南諸路按察司官陛辭詔諭之曰卿至彼當宣明朕意勿求貨財名成則貨財隨之徇財則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保矣　二月辛巳浚揚州漕河　罷高麗造征日本船　已亥放檀州

淘金五百人還家　丁未括江南樂工　命安塔哈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助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　戊申徙江淮行省于杭州徙浙西宣慰司于平江省黄州宣慰司入淮西道　立法輪竿于大内萬壽山高百尺　漳州盜起命江浙行省調兵進討秦州總管劉發有罪嘗欲歸黄華事覺伏誅　遷故宋宗室及其大臣之仕者於内地　三月丁巳皇子北平王訥穆哈至自北邊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於和林北伊埒穆爾

之地留七年至是始歸右丞相安圖繼至　丙寅帝如上都　夏四月己亥涿州巨馬河決衝突三十餘里　壬寅江淮行省進各翼童男女百人　戊申高麗王王睶及公主以其世子謜來朝　呼圖特穆爾征緬之師為賊衝潰敎發思播田楊二家軍二千從征緬　雲南行省為破緬國江頭城進童男女八十人　五月癸丑樞密院臣言索多潰軍已令李恒收集江淮江西兩省潰軍别遣使招諭凡至者皆給之糧舟楫損者修之以

俟阿里哈雅調用從之　戊午敕中書省奏目文册及
宣命劄付並用蒙古書不許用輝和爾字元自創業以
来不用中國之字自制蒙古書用之括以四十八字母
凡平上去入聲同一音者通以一字攝之故一字毋十
數用極礙義理然國人習而不察不知其非也又有輝
和爾字尤為無理亦與蒙古字並行於國中故文書煩
雜奸偽難窮至是始禁用之輝和爾者元人之雜種也
蓋蒙古之初曰韃靼與回回國雜處而實二種韃靼回

回各自娶其種女為妻後不能無亂則凡韃靼為父回回為母者號曰輝和爾種又自制字而用之所謂回回者即唐之回紇也其先猪種故世世不食猪肉其人勇悍善戰帝之滅宋多得其力又兵器之有砲始於回回號曰回回砲砲石大數尺火力所及勢極猛迅墜地猶陷深三四尺以樓榈皮結網懸覆城上可以禦之　乙丑蠲江南今年田賦十分之二其十八年以前逋欠未徵者盡免之　阿嚕呼努言曩於江南民户中撥匠户

三十萬其無藝業者多今已選定諸色工匠餘十九萬九百餘户宜縱令為民從之　庚午荆湖占城行省以兵進據烏馬境地近安南請益兵命鄂州達魯噶齊趙翥等奉璽書往諭安南　河間任丘縣民李移住謀叛事覺伏誅　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歴推背圖苗太監歴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　閏月丙戌行御史臺自揚州遷于杭州　丙午以侍衛親軍萬人修大都城　六月壬子遣使分道尋訪測驗晷景日

月交食曆法　增官吏俸以十分為率不及一錠者量增五分　甲寅封皇子托歡為鎮南王駐鄂州　庚申改蒙古都元帥府為蒙古都萬戸府　秋七月己卯中書省臣言宰相之名不宜輕授今占城省臣已及七人宜汰之詔軍官勿帶相銜　戊子詔鎮南王托歡征占城帝怒占城叛服不常命托歡與左丞李恒往會索多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　八月己酉御史臺臣言無籍之徒

願從軍殺掠者初假之以張渡江兵威今各持弓矢剽劫平民若不分隸各翼恐生他變詔遣之還家　辛亥占城國王遣使奉表乞回索多軍願以土產歲修職貢

庚午帝至自上都　九月甲申京師地震　籍嘉木揚喇勒智發宋陵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其飲器則賜帝師盖西僧欲得帝王髑髏以厭勝致富也　侍衛士阿嚕威薩里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遂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帝嘉納

之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是月命阿嚕威薩里領
館事辭曰陛下初置集賢以待士宜擇重望大臣領之
以新觀聽請以司徒色勒敏領其事帝從之仍以阿嚕
威薩里為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士之應詔者盡命
館穀之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其弗稱旨者
亦請加賚而遣之有官於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減陳
所給廩餼於内前冀帝見之帝果過而問焉對曰此一
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乎十倍此以

待天下士猶恐不至况欲損之誰肯至者阿嚕威薩里又言於帝曰國學人材之本立國子監置博士弟子員宜優其廪餼使學者日盛從之　冬十月丁卯以招討使張萬為征緬招討使　戊辰立常平倉以五十萬石價鈔給之　十一月戊子命北京宣慰司修濼河道庚子以范文虎為中書左丞商量樞密院事　辛丑和爾郭斯默珠丹張雄飛温德亨並罷安圖復為中書右丞相以前江西榷茶運使盧世榮為右丞前御史中丞

史樞為左丞布呼嚕伊蘇哈雅薩迪音並參知政事前戶部尚書拜珠參議中書省事世榮大名人阿哈瑪特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榷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哈瑪特死朝臣諱言利無可副上意者總制院使僧格薦世榮有才術謂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帝召見奏對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和爾郭斯等守正不撓為强詞所勝皆罷去故復起安圖而世榮擢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初安圖與北平王被海都拘之十

年始得還有譜其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斷事官石天麟亦自海都部中還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比安圖不拒絶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怒方解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貧甚今特賜卿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黄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其罷政阿哈瑪特之黨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

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辨乎尋起為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安圖之再入相也力辭不允遂往決於祈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圖悟入見辭曰臣昔為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為政能有加於前乎帝曰誰為卿言是對曰祈真人帝歎異者久之志誠丘處機之四傳弟子也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安圖初為相嘗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故其

為相也以清靜忠厚為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為有得於志誠之言云　盧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翰林學士董用文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將取之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

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議者出皆謝用文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哉

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承旨王鶚等屢請以科舉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是和爾郭斯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矣方下中書省議而和爾郭斯罷事遂寢　十二月甲辰朔中書省臣

言江南官田為權豪寺觀欺隱者多宜免其積年收入限以日期聽人首實踰限為人所告者徵以其半給告者從之　乙巳御史中丞崔彧言盧世榮不可為相帝大怒下彧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以丁壯萬人開神山河立萬戸府以總之　癸亥盧世榮言京師富戸釀酒價高而味薄以致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向之歲課一月可辦從之　癸酉命翰林承旨色勒敏翰林集賢大學士許國禎集諸路醫學教授增修本草

是月鎮南王托歡軍至安南殺其守兵分六道以進安南興道王以兵拒于萬刼進擊敗之萬户倪閏戰死于劉邨　安圖言於帝曰阿哈瑪特專政十年親故迎合者往往驟進據顯位獨劉宣張孔孫二人恬守故常終始如一乃除宣吏部尚書孔孫禮部侍郎　是歲召燕南河北道按察使布呼密參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僧格言能用己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布呼密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

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罪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布呼密遂辭參議不拜　湖廣平章政事約蘇穆爾貪縱淫虐誅求無厭或妄言初歸附時州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遂中止約蘇穆爾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考掠瘐死者載道所獲不貲約蘇穆爾盡掩有之有使至永州判官烏古遜澤戒吏美供帳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感愧

無所發其毒因間以利害曉之一郡由是獲安盜起寶慶武岡皆永旁郡也行省遣澤討平之俘獲五百餘人簡出其詿誤者百有五十人上書言狀誅其首惡者三十一人餘得減死澤臨潰人其先女真烏古遜氏因以為氏

權臣有欲以均輸法益國賦者慮按察司撓其事請令與轉運司併為一職詔集羣臣議之左贊善大夫爪爾佳之奇言按察司者控制諸路發擿姦伏責任匪輕若使理財則心勞事冗將彌縫自救之不暇又安能繩

糾他人哉併之弗便事遂寑之竒滕州人其先出女真

加古部後稱為瓜爾佳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五至一百五十七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朱示貴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三起旃蒙作噩正月盡彊圉大淵獻三月凡二年有奇

世祖聖徳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發五衛軍及新附軍濬蒙村漕渠　庚辰毀宋郊天臺僧格言嘉木揚喇勒智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攢宫錢唐有龍華寺宋

毀之以為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為寺為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攢宮已毀建寺敕毀郊天臺亦建寺焉　壬午詔立市舶都轉運司及諸路常平鹽鐵坑冶都轉運司　戊子庫庫尼敦言先有旨遣軍二千屯田芍陂試土之肥磽去秋已收米二萬餘石請增屯士二千人從之　徙樂工八百家于京師　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誑民民有信者真定民劉驢兒有三乳自以為異謀不軌事覺皆磔裂以徇　辛卯發諸衛軍六千

八百人給護國寺修造　癸巳詔括京師荒地令宿衛士耕種　乙未盧世榮奏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路按察司為提刑轉運司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行臺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為疑安圖曰江南盜賊屢起行臺鎮遏之功居多不可罷但與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宜徙江州據三省之間從之　丙申以噶必齊為中書省平章政事　命禮部領會同館初外國使至常令翰林院主之至是改正

詔禁私酒　壬寅造大樽於殿樽以木為質銀內而外鏤為雲龍高一丈七寸　二月乙巳增濟州漕舟三千艘役夫萬二千人初江淮歲漕米百萬石於京師海運十萬石膠萊六十萬石而濟之所運三十萬石水淺舟大恒不能達更以百石之舟舟用四人故夫數增多塞渾河隄決役夫四千人　詔改江淮江西元帥招討司為上中下三萬戶府蒙古漢人新附諸軍相參作三十七翼上萬戶七翼中萬戶八翼下萬戶二十二翼翼

設達嚕噶齊萬户副萬户各一人隸所在行樞密院
江西盜黎德等餘黨悉平　以應放還五衛軍穿河西
務河　辛亥廣東宣慰使伊德黙色討潮惠二州盜郭
逢貴等四十五寨皆平降民萬餘户軍三千六百餘人
請將所獲渠帥入覲面陳事宜從之　丙辰詔罷膠萊
所鑿新河以軍萬人隸江浙行省習水戰萬人載江淮
米泛海由利津達於京師　壬戌立規措所初盧世榮
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之不取於民裁抑

權勢所侵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請與

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世榮因

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虚弊已久宜括銅鑄錢并製綾券

與鈔參行又奏于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給民錢

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禁私販海者拘其

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以其半給告者

令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

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

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榷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雖設平準然無曉規運者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衆而本且不失又隨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于各路立市易司領諸牙儈人計商人物貨四十分取一以十為率四給牙儈六為官吏俸至于本朝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以官錢買幣帛易羊馬於北方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

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所用官吏以善賈為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為阿哈瑪特所用今悉以為汙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羣小既用事每每借法以逞其欲州縣鄉村深山窮谷各分地面以搜索民財率衆入人家笥篋盡發謂之打勘歲每一二次打勘民不聊

生羣兇既飽世榮輒又設法以取之時人目為鸕鷀勾當以鸕鷀得魚既滿其頷即為人抖取也　回買江南民土田　戊辰帝幸上都　立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宣慰司兼都轉運使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並為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　以昂吉爾岱為中書左丞相　己巳復立按察司　三月丙子遣太史監候

張公禮彭賓等往占城測候日晷　癸未荆湖占城行省請益兵時陳日烜所逃天長長安二處兵力復集興道王船千餘艘聚萬刼阮盝在永平而官兵遠行久戰懸處其中索多唐古岱之兵又不以時至故請益兵帝以水行為危令遵陸以往　夏四月庚戌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中書右丞盧世榮罪惡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渺視丞相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朝中震懾無

敢言者至是天祥言世榮始為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
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
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
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
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
虛增其數凡若所為動為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
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時帝在上都御史大夫伊
實特穆爾以其狀聞帝始大悟命安圖集諸司官吏老

臣儒士及知民間事者同世榮聽天祥彈文仍令世榮天祥皆赴上都　癸丑詔追捕宋廣王及陳宜中　壬戌御史中丞阿拉克特穆爾等以盧世榮所招罪狀上奏與世榮對於帝前一一欵服詔安圖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當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決　癸亥敕以鄂珠爾丹所行清潔與安圖治省事

五月甲戌以御史中丞郭佑為中書參知政事　戊寅以遠方歴日取給京師不以時至荆湖等處四行省

所用者隆興印之哈剌章河西四川等處所用者京兆印之　甲申立汴梁宣慰司依安西王故事汴梁以南至江以親王鎮之　丁亥中書省臣言六部官冗甚可止以六十八員為額餘悉汰去詔擇其廉潔有幹局者存之　庚寅行御史臺復徙于杭州　丁酉徙行樞密院于建康　戊戌鎮南王托歡兵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索多李恒戰死初托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益修兵船為迎敵計托歡乘

間縛筏為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勢益盛適盛夏霖潦軍中疾作死傷者衆而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恒殿後中毒矢一卒負恒而趨至思明州卒索多軍與托歡相去二百餘里托歡軍還索多猶未之知亟趨其營交人邀于乾滿江索多力戰而死謚襄愍恒謚武愍其先姓於彌氏唐末賜姓李世為西夏國主恒其裔孫也　六月庚戌命女真碩

達勤達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風船　丙辰遣瑪蘓庫阿里齎鈔千錠往茂巴圖求奇寶　左丞吕師夔乞假省母江州帝許之因諭安圖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復無漢人可否皆自朕決恐有謬誤汝當盡心善治百姓無使重困致亂以為朕羞　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其總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　秋七月壬申造温石浴室及更衣殿　甲戌敕祕書監修地理志　甲申改庫爾濟蘇等所平大小十谿洞悉為府州縣

修汴梁城　丁亥廣東宣慰使伊德默色入覲以所降渠帥郭逢貴等至京師言山寨降者百五十餘所帝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即降耶伊德默色對曰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托爾珠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復無至者故盜賊各據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庚寅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趾兵久戰力疲請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軍四千人選良將將之取鎮南王節制以征交趾帝從

之復以唐古岱為荆湖行省左丞唐古岱請放征交趾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乙未雲南行省言今年未暇征緬請收獲秋禾先伐羅北甸等部從之　八月丙辰帝至自上都　己未詔復立泉府司以達實密領之初和爾郭斯以泉府司商販者所至官給飲食遣兵防衛民實厭苦不便奏罷之至是達實密復奏立之

九月戊辰罷禁海商　中書省臣奏近奉旨括江淮水手江淮人皆能游水恐因此動揺者衆詔止之　初

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增課鈔一貫為五貫　乙亥中書省以江北諸城課程錢糧聽杭鄂二行省節制道途迂遠請改隷中書從之　敕自今貢物惟地所產非所產者毋輒上聽民自實兩淮荒地免稅三年　丙子真臘占城貢樂工十人及藥材鱷魚皮諸物　宗王阿濟格失律詔巴延代總其軍先是邊兵嘗乏食巴延令軍中採野克

爾及畜敦之根貯之人四斛草粒稱是歲冬雨雪人馬賴以不飢又令軍士有捕達喇貝歡之獸而食者積其皮至萬人莫知其意既而遣使輦至京師帝笑曰巴延以邊地寒軍士無衣欲易吾繒帛耳遂賜以衣　冬十月癸丑立征東行省以安塔哈為左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茶丘右丞率諸軍征日本　丙辰以參議特穆爾為參知政事位郭佑上且命之曰自今之事皆責於汝　丁卯敕樞密院計膠萊諸處漕船江南高麗諸

處所造海船括傭江淮民船備征日本仍敕習汎海者募水工至千人者為千戶百人為百戶　郭佑言自平江南十年之間凡錢糧事八經理算今特濟格克森等又復鈎考宜即罷去帝嘉納之　十一月戊寅遣使告高麗發兵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征日本仍令於近地多造船　己丑御史臺臣奏昔宋以無室家壯士為鹽軍數凡五千今存者一千一百二十二人性習凶暴民患苦之宜給以行糧使屯田自贍詔議行之　癸巳敕

漕江淮米百萬石汎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期諸軍於明年三月以次而發會于合浦　乙未以圖嚕罕為參知政事　盧世榮伏誅封其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利進皇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僧格素主世榮者聞太子嘗有是言卒不敢救　盧世榮既誅帝謂博果密曰朕殊愧卿即擢吏部尚書時方籍沒阿哈瑪特家其奴張繖札爾等罪當死謬言阿哈瑪特家貲隱寄者多

如盡得之可資國用遂勾考捕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帝頗疑之命丞相安圖集六部長貳官詢問其事博果密曰是奴為阿哈瑪特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為此言者蓋欲苟延歲月徼幸不死耳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耶急誅此徒則怨謗自息安圖以其言入奏帝悟命博果密鞫之具得其實繖札爾等伏誅其捕繫者盡釋之

丙申赦囚徒黥其面及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為水工以征日本　時思播以南施黔鼎灃辰沅之界蠻

獠叛服不常往往刼掠邊民乃詔四川行省討之參政
奇爾濟蘇左丞汪惟正一軍出黔中簽省巴拜一軍出
思播都元帥塔喇齊一軍出澧州南道宣慰使李呼喇濟
一軍自夔門會合是月諸將鑿山開道綿亘千里諸蠻
設伏險隘木弩竹矢伺間竊發亡命迎敵者皆盡殺之
遣諭其酋長於是率衆來降獨散毛洞潭順走避巖谷
力屈始降　嘉木揚喇勒智復發宋徽欽高孝光五帝及孟
韋吳謝四后陵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欲

歸梓宫凡六七年而後許及梓宫還行在高宗親至臨

平奉迎時有選人楊偉者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

神櫬之最下者斲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

宫入境即承以槨仍納衮冕翬衣於槨中不改斂從之

至此被發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鐵燈檠一枚而已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熙故為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

遇物即夾以投籮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

賄西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西僧

左右之果得兩朝骨為兩函貯之託言佛經歸葬於東嘉亦植冬青於其所作詩以紀之其一絶曰一抔自築珠宫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雙匣謂高孝兩函也考異收瘞宋陵之骨唐珏玉潛林德暘景熙並有其事一見羅有開唐義士傳一見鄭元祐林義士事蹟皆載於輟耕錄未審孰是愚嘗參考諸書知唐林之事其時異其陵異其所收之骨異所葬之地亦異唐事在戊寅林事在乙酉是其時異也戊寅發光宗等四陵乙酉發高孝等九陵是其陵異也唐得數函林止兩函是所收之骨有多少也唐瘞蘭亭林瘞東嘉是所葬之地有遠近也羅鄭據所聞以為言故各遺其一論此事者或云二人同心共為斯舉或云各行其志初不相謀或又

云野史傳聞未足深信總由記事者以諸陵一時並發而兩義一時同舉遂成千古不破之疑今釐而二之則並行不悖了無可疑矣發高孝二陵癸辛雜識云在乙酉十一月最確徽欽空棺可以補宋史所未備今從之餘皆用鄭氏事蹟又按雜識云高陵骨髮盡化孝陵亦蜕化無餘止頂骨小片審爾則林之所收為何骨耶竊意西僧既以骨易賄妄為此語以誑西僧耳世傳其說周因而錄之事蹟云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則又以唐事為林事會稽去杭止隔一水可以致之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持去縱持去豈能不枯瘁且冬青隨地皆有又豈必取之故宮此二說者陶氏已嘗致辨今不取冬青引羅以為唐作鄭以為林作無可辨別而夢中作則玩其辭旨端屬景熙其雙匣親傳一首尤為深切著明故特舉以證其事云

十二月丁未皇太子珍戩薨太子初從姚樞竇默學仁

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德意未嘗少衰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常服綾袷為瀋所漬命侍臣重加染治侍臣請織綾更製之太子曰吾欲織百端非難也顧是物未敝豈宜棄之東宮

香殿成工請鑿石為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
肉林酒池爾欲吾效之耶不許每與諸王近臣習射之
暇輒講論經典片言之間苟有允愜未嘗不為之洒然
改容中庶子巴拜以其子阿巴齊入見諭之以毋讀蒙
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
略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絶馳道唐肅宗改服
絳紗為朱明服心甚喜曰使我行之亦當如是又至邢
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

詹事孔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行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秘其章不發而阿哈瑪特之黨特濟格克森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其事乃悉拘封御史臺吏案都事尚文拘留秘章不與特濟格聞於帝命宗正色徹肯取其章文曰事急矣即白御史大夫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謀至奸也且特濟格乃阿哈瑪特餘黨贓罪狼藉宜先發以奪

其謀大夫遂與丞相入言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動揺人心宜選重臣為之長庶靖紛擾帝怒稍解可其奏太子益憂懼不自安以是致疾薨年四十三　以哈喇哈遜為大宗正哈喇哈遜由掌宿衛拜是職用法平允時相欲以江南獄隷宗正哈喇哈遜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遥制其刑獄得無寃乎事遂止是歲集諸路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日夜

前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卒後贈太師謚文忠　董文用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時江淮行省長官者素貴多傲同列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帝命建佛塔於宋故宫者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猶欲併建大寺文用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文用曰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

豈上意耶其人意沮遂稍寛其期　張立道籍兩江儂士貴岑從毅李維屏所部戸二十五萬有竒以其籍歸有司遷臨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復創廟學於建水路書清白之訓於公廨以警貪墨風化大行　朝議以皇太子藂欲罷詹事院院丞張九思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也奈何罷之衆以為允二十三年春正月戊辰朔以皇太子故罷朝賀　禁齎金銀銅錢越海互市　甲戌帝以日本孤逺島夷重困

民力遂罷征召阿巴齊赴闕仍散所雇民船　以江南廢寺田土為人占據者悉付總統嘉木揚喇勒智修寺　己卯江淮行省右丞呂文煥告老許之任其子為宣慰使　癸未從僧格請命嘉木揚喇勒智遣宋宗戚謝儀孫全允堅趙沂趙太乙入質　甲申和塔拉言所部屯田新軍二百人鑿河渠于烏呼訥之地役久功大乞以傍近民西僧餘戶助其力從之烏呼訥即漢張掖之居延縣也　丁亥焚陰陽偽書顯明歷　辛卯命阿爾哈雅議征

安南事宜　丁酉設諸路推官以審刑獄上路二員中路一員　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撾及杖之藏刄者悉輸於官　甲辰以阿爾哈雅仍安南行中書省左丞相鄂囉齊平章政事都元帥烏瑪喇伊德黙色阿里呇順樊楫並參知政事遣使諭皇子額森特穆爾調哈喇章軍付阿爾哈雅從征交趾　乙巳罷山北遼東道開元等路宣慰司立東京等處行中書省以諸王所部雜居其間宣慰司望輕故也　復立大司農司

專掌農桑　丁未用御史臺臣言立按察司巡行郡縣法除使二員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涖按治十月還司　丁巳命湖廣行省造征交趾海船三百期以八月會欽廉　戊午命荊湖占城行省將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兵六萬人伐交趾　翰林集賢學士程文海見帝首陳興建國學乞遣使江南搜訪遺逸御史臺按察司並宜參用南北之人帝嘉納之　封陳益稷為安南國王陳秀嵈為輔義公命阿爾哈雅以兵納之　罷鷹

江南學田時江浙行省理算錢穀甚急鸞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薩里使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鬻耶遂奏罷之　甲子復以平原郡公趙與芮為江南田隷東宮　立甘州行中書省　丙寅以編地理書召曲阜教授陳儼京兆蕭𣂏蜀人虞應龍惟應龍赴京師　三月己巳詔程文海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初帝欲以文海為中丞臺臣言文海南人不可用且年少帝

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遂拜文海是職奉詔求賢於江南詔令舊用蒙古字及是特命以漢字書之帝素聞趙孟藡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沖子凌時中包鏞等二十餘人帝坐披香殿召見葉李勞問卿遠來良苦且曰卿嚮時訟賈似道書朕嘗識之更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帝首肯賜坐錫宴命五

日一入議事時各道儒司悉以曠官罷李因奏曰臣欽覩先帝詔書當創業時軍務繁夥尚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養人才以弘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繫不宜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材者於太學以備録用凡儒户徭役乞一切蠲免帝可其奏孟頫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憲靖王伯圭高宗無子立子偁之子是為孝宗伯

圭其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為湖州人才氣英邁神
采煥發初入見帝顧之喜使坐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
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　宋故江西招諭使知信
州謝枋得遁居閩中程文海之薦士也初以枋得為首
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
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
堂耳今先妣以二月二十六日考終于正寢枋得自今
無意人間事矣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苫塊餘息心

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將降旨督郡縣以禮聘召執事為君謀亦忠矣豈知枋得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乎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傅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哀匿服而應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

為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吾之心使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者等也於是堅不赴召　甲戌雄霸二州及保定諸縣水泛濫冒官民田發軍民築河隄禦之

乙亥以敏珠爾丹仍中書右丞與郭佑並領錢穀　丙子帝如上都　夏四月庚子以江南諸路財賦並隸中

書省　雲南省平章納蘇拉迪音上便宜數事一曰弛道路之禁通民來往二曰禁負販之徒毋令從征三曰罷丹當站賦民金為飲食之費四曰聽民伐木貿易五曰戒使臣勿擾民居立急遞鋪以省驛騎詔議行之　甲辰行御史臺自杭州徙建康以山南淮東淮西三道按察司隸內臺增置行臺色目御史員數　庚戌制諡法

己未遣約蘇穆爾鈎考荆湖行省錢穀中書擬約蘇穆爾

平章政事托克托呼參知政事有旨約蘇穆爾小人事朕方

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托克托呼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卿等所進擬令人恥之其以朕意諭安圖　以漢民就食江南者多又從官南方者秩滿多不還遣使盡徙北還仍設托克托和遜於黃河江淮諸津渡凡漢民非賫公文適南者止之為商者聽　五月己巳熒惑犯太微西垣上將　約蘇穆爾奏荆湖行省阿爾哈雅贓罪請考核阿爾哈雅乃入朝言約蘇穆爾在鄂豈無贓賄之迹臣亦請鉤考之遂遣參知政事圖爾哈樞密院判李道

治書侍御史陳天祥偕行天祥既至鄂州即劾約蘇穆爾貪暴不法諸事時僧格與約蘇穆爾連姻相與為奸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累章辯其無罪僧格氣沮天祥繫獄幾四百日遇赦始得釋阿爾哈雅加湖廣行省左丞相尋卒謚武定
朝廷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大為奸利江淮參知政事董文用請入奏事大畧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列其條目甚悉　乙酉熒惑犯太

微右執法　六月辛丑中書省臣言前阿爾哈雅與約蘇穆爾互請鉤考今雖已死而事之是非宜令暴白帝曰此事自約蘇穆爾所發當依其言究行之遂籍阿爾哈雅家貲歸之京師　乙巳詔以大司農司所定農桑輯要書頒諸路　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　丁巳以蘸察罕為中書省平章政事　辛酉封楊邦憲妻田氏為永安郡夫人領播州安撫司事　是月湖南宣慰司上言連

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於轉輸賦役煩重士卒觸瘴癘多死傷者羣生愁歎四民廢業貧者棄子以偷生富者鬻產而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今復有事交趾動百萬之衆虛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也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兼交趾已嘗納表稱藩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未為晚湖廣行省臣先格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

征戰士卒精銳者罷於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
不過二百人竊恐姦人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爾
哈雅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今復倍其數官無儲
蓄和羅於民間百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乞
緩師南伐先是吏部尚書劉宣上言安南臣事已久歲
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又下令再征
聞者莫不恐懼且交廣炎瘴之地毒氣害人甚於兵刄
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

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不免陸運兼無車牛馱載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衆廣西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户令供役亦不能辦況湖廣溪峒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略不然將復蹈前轍矣奏入會湖廣宣慰司章至樞密院

以聞帝即日下詔罷征緬士卒還各營陳益稷從師還鄂　華州華陰縣大雨潼谷水涌平地三丈餘杭州平江二路屬縣水壞民田一萬七千二百頃　秋七月己巳用中書省臣言以江南隸官之田多為强豪所據立營田總管府其所據田仍履畝計之　罷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復北京咸平等三道宣慰司　庚午江淮行省蒙固岱言今置省杭州兩淮江東諸路財賦軍實皆南輸又復北上不便揚州地控江海宜置省宿重兵鎮之

且轉輸無往返之勞行省從揚州便從之　立淮南洪澤芍陂兩處屯田益兵至二萬歲得米數十萬斛　壬午左丞相昂吉爾岱平章政事阿必實克並罷總制院使僧格好言利一日於帝前論和雇和買事帝善其策遂有大任之意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圖郭佑楊居寬等並仍前職昂吉爾岱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僧格咸與聞焉　癸巳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

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圖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斟酌裁減安圖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

八月辛酉婺州永康縣民陳巽四等謀反伏誅　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浙西按察使雷膺請於朝發廩

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議存三之一
膺曰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爾豈可效有司出
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　九月乙丑朔海外諸
番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
曰那旺曰丁呵兒曰来来曰急蘭亦䚟曰蘇木都剌凡
十國因楊廷璧屢奉詔招之各遣其子弟上表来覲仍
貢方物　壬辰高麗遣使獻日本俘　是月以工部尚
書博果密為刑部尚書時河東按察使阿哈瑪特以贓財

諂媚權貴貸錢於官約償牛馬至期抑取部民所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及博果密往始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民飢博果密以便宜發倉廩賑之阿哈瑪特所善幸臣奏博果密擅發軍儲又鍛鍊阿哈瑪特使自誣服帝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其獄至京師審視阿哈瑪特竟伏誅圖圖爾哈求奇徼之為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簽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圖圖爾哈遂奏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博果密

諫曰遇始令以欽察之人奴為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他衛皆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遇後人豈肯為陛下盡職乎帝意解遇得不死　冬十月甲午朔徙浙西按察使治杭州罷諸道按察使判官及行臺監察御史　己亥帝至自上都　壬寅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鄢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處調民夫二十餘萬分築隄防　甲寅敕招討使張萬等造戰船將兵六千人以征緬俾圖們岱為都元帥總之

壬戌高麗遣使来獻日本俘十六人　十一月乙丑
中書省臣言張瑄朱清海道運糧以四歳計之總百一
萬石斗斛耗折願如數以償風浪覆舟請免其徴從之
以瑄清並為海道運糧萬戸　敕禽獸字孕時無畋獵
涿易二州良鄉寳坻縣饑免今年租賑糧三月　十
二月丙午置燕南河東山東三道宣慰司　乙卯以阿
爾哈雅所芘逃民無主者千人屯田遣中書省斷事官
圖們岱復鈎考湖廣行省錢穀　大都饑發官米減價

糶於貧民　戊午翰林承旨色勒敏言國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實録請以輝和爾字繙繹俟奏讀然後纂定從之

諸路分置六道勸農司

二十四年春正月戊辰浚河西務漕渠　丙戌以程鵬飛為中書右丞阿里為中書左丞　丁亥以布顔哈雅參知政事　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巴齊討安南　復改江浙行省為江淮行省　辛卯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

外四州黎兵萬五千命海道運糧萬戸張文虎費拱辰
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征交趾行省鄂囉
齊平章政事烏瑪喇樊楫參知政事總之並受鎮南王
節制　二月壬辰朔遣使持香幣詣龍虎閣皁三茅設
醮召天師張宗演赴闕　甲午畋于近郊　乙未以敏
珠爾丹為平章政事　甲辰以范文虎為中書右丞商議
樞密院事　壬子中書省臣言自正旦至二月中旬費
鈔五十萬錠臣等兼總財賦自今侍臣奏請賜賚乞令

臣等預議帝曰此朕所當慮仍諭伊實特穆爾伊徹察爾知之　戊午以趙與芮子孟桂襲平原郡公　宗王納延遣使徵東道兵諭實哩特穆爾毋輒發初納延鎮遼東北京宣慰使伊埒薩哈勒察其有異志必反密請備之帝素然其言故有是諭　閏月癸亥敕春秋二仲月上丙日祀帝堯祠　西京等處管課官瑪哈穆特自言歲以西京平陽太原課程額外羨錢市馬駞千輸官而實盜官錢市之按問有跡伏誅　乙丑復立尚書省以僧

格特穆爾並為平章政事阿嚕威薩里為右丞葉李為
左丞馬紹參知政事是月帝畋于近郊召敏珠爾丹特穆
爾楊居厚等與葉李程文海趙孟頫論鈔法敏珠爾丹言
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便
詔從之安圖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僧格別選
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阿嚕威薩里雖與僧格
同事然數切諍之惟以廉正自持　葉李固辭左丞之
命言論臣資格未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

豈循資格耶尚書係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　辛未以復置尚書省詔天下除行省與中書議行餘並聽尚書省從便以聞詔趙孟頫所草也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　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以許衡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既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為言至是乃立國子監設監丞博士助教增廣弟子員

至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遂以有尚
為祭酒有尚前後五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為本以恭
敬為先凡文辭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大道
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為尊
以躬行為務悉為成德達材之士大抵其教法壹遵衡
之舊而勤謹有加儒風為之丕振　設江南各路儒學
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
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

錢糧之事學校已廢而復興實業李之言有以導之也

乙酉鎮南王托歡徙鎮南京　范文虎改尚書右丞商議樞密院事　改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六部為尚書六部　以吏部尚書實都為尚書省參知政事　庚寅帝如上都　札爾古齊哈喇哈遜等言去歲録囚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總校諸路為數必多宜遣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羣羊豈可遽殺耶宜悉配隸淘金　三月甲午行至元鈔僧格以交鈔及中

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子母相權要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凡歲賜周乏餉軍皆以中統鈔為准時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趙孟頫亦與焉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鈔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

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来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之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為非豈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

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
陵可乎其人有愧色　丙辰命都水監開汶泗水以達
京師　汴梁河水泛溢役夫七千修完故隄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五